

张志民小说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张志民小说选

张志民小说选

责任编辑：王正湘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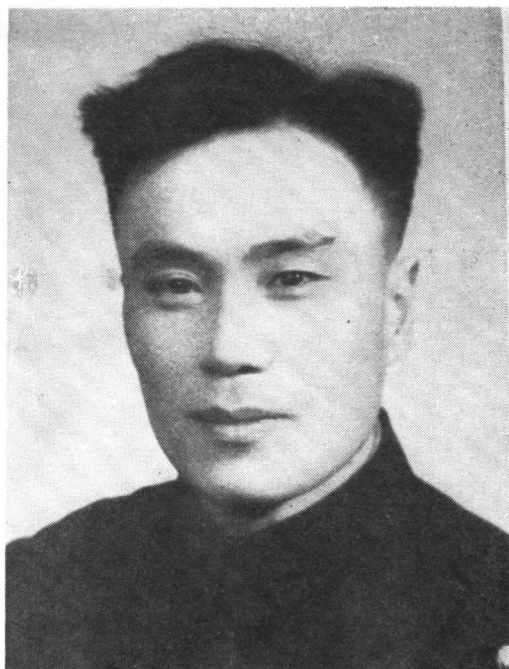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88,000 印张：14.125 印数：1——13,500

统一书号：10109·1491 定价：1.25元



作者像（一九五七年）

我出生在一个战乱年代，我的
我记忆的第一幅画面，便是军阀混
战的兵，在我家的商号门口。

家乡，是个新在镇之北方农
村，宅靠近京城，又毗邻煤矿，已
是，土地贫瘠，因山色十分秀丽，
地方偏僻，而生活却苦不堪言。

因为家境贫苦，从小就须参加
了劳动，如农耕牧养，一息尚存，
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疾苦，如此
刻骨铭心；另一方面，又因父亲是
个乡村教师，且向武而居，跟陈文
礼的世仇，似我在如今接触到的村
民们的生活、各式人物，色色

作者手迹

序

孙 犁

最近邹明同志去北京组稿，带回张志民同志的一封信，说是要把过去写的短篇小说，重新编整，出一本书，要我写几句话。对于老朋友在这一方面的嘱托，我总是即刻就构思、动笔的。

志民在参加抗日战争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在抗战中期，他开始写作，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和散文。一九四九年进入天津以后，他时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发表作品。从那时，我同他熟识起来。志民后来以写诗为主，并以诗成为名家，他的小说、散文作品，遂被诗作所掩。

志民为人热情诚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战争年代培养起来的那一代青年的典型风貌。他后来致力于诗，更加深加强了这些气质。一九六二年，我大病初愈，在北京见到了他，亲切如故。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开会，又遇到了他，他坐了多年牢房，头发已经有些白了，并看不出有什么颓唐，还是很热情地和我谈了很久，并特意给我送去两枚野胡桃，说是人老了，手里拿着这个玩玩，是有点好处的。他说，这种胡桃出自他的家乡深山里，近年来，大个的不容易找到了，这副小些，但拿起来方便。

这点礼品，真是投我所好，使我非常喜欢，直到现在，每天闲时，还拿起来，在手心里搓磨。我想：志民从小入伍，手里拿的是枪、手榴弹和铲镐，当然也拿笔。现在，他居然想到叫我拿这个，总之是不愿意叫我的两只手闲着吧。想到这些，我就不由得笑了。当然也想到他在牢狱中，被铐起来的手，以及他的愤怒。

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沉重起来，手里的核桃也就玩不下去了。是的，志民和许多人，经历了这样的一段历史。他度过了艰苦贫寒的童年，然后进入了反抗残暴侵略的行列；他们学会了运用文字，这些文字，是伴随着枪声，射向敌人的。是伴随着犁耜，生产粮食的。无论文武，他们只是一名来自农民的战士，和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的战斗、牺牲，是没有个人要求的，是没有个人计较的。你说是受苦受难也好，你说是命里注定也好，你说是一片空白也好，中国的历史，总会记得有这样一批战士，我们的地图，标志着他们荷枪实弹战斗过的许多地方。

自此以后，才有了幸福的一代人，才有了吃牛奶、面包长大的一代。其中也有在政治风浪中，坐着氢气球、救生艇飘游，在风平浪静政治清明之时，回到地面上，写几篇作品，然后就逐华筵，争驿舍，肥马轻车，登泰山小天下，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人。但是苏轼曾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况大言不惭者乎！

古人说：取材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但历史和文学，并非完全如此。超越之说，也不是很科学的。对于志民的这些短篇小说，我是熟悉的。我以为这些作品，记录了时代，

记录了志民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战斗和劳动的经历。其中没有虚妄，因此也就没有狂诞。这些作品，是朴实的，含有作家的激情和理想。作家对人民是忠诚的，是谦虚的，是知道一尺布、一升米来之不易，是知道天高地厚的。因此，可以断定：这些作品将被历史所容受、记录，也会被今天的生活所承认、证实。

现在听说志民想重新把小说拿起来，继续写下去，这就更好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大雨过后灯下记

目 录

序 (孙犁)	1
大娘家	1
高老梁	5
复业之喜	9
风箱	12
婚事	16
再等等	28
井	39
喜日	49
你好好想一想	60
一篓油	68
桃花峪	78
大学生	89
寡妇	98
杜大壮和刘喜子	117
荣誉港上的火焰	132
战友	143
在逢春旅馆	163

雨山灯火	177
埋在心底的仇恨	188
梅河堤上	243
老朱和房东	257
社长家邻居	271
宝和在家里	290
长林回来了	306
小滚子	321
打铃的人	338
明河嫂	347
家庭一日	361
刚儿爷	377
水	396
复婚记	403
一个共产党员	427
后记	440

大 娘 家

腊月末，眼看就是年根了。

部队顶着纷飞大雪，行进在塞外大平坝子上，睫毛，眼眉，都挂着冰渣儿，大雪片子从脖领里钻进来，不是凉，而是象针扎似地疼痛。

经过大半天的急行军，天傍黑，已来到铁道边上的小柳庄。这儿，离这晚要攻打的方山堡，只剩十五里。

上级传下命令，要部队到老乡家里暖暖手脚，待命行动。

几个月之前，柳庄还是解放区，蒋介石仗着美国大炮，得势一时，把这一带重新夺去了，方山堡驻了个什么杂牌部队，老百姓管他们叫“小舅子兵”。

这帮东西站脚之后，这儿没有消停过，今天出来抓鸡，明天出来派款，特别是这一阵子，四处搜刮“过年货”没一天不出来糟害人。为这，部队准备敲敲它，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柳庄是个熟地方，我在一位大娘家养过病，三口人的模样，立时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大娘四十出头，口外风沙大，人长得老面看来象奔五十了，这使我越觉得她象是自己的母亲。

除了整天在地里干活的柱子，还有个十来岁的姑娘，小

名叫“玲儿”。就是我刚去的那一天，玲儿把大公鸡抱给娘，问着：

“要不等我哥吧！你敢宰吗？……”

“有啥不敢的，来，你按着脖子……”大娘卷起衣袖说。

“大娘！”我上前问着，“不年不节的杀鸡干啥？”

“给你补养啊！”大娘说，“寒症可不是个小病啊！瞧你瘦成那样……”

我拦住娘儿俩的手，没让杀，可后晌玲儿端给我的面烫里，碗底儿藏的却是鸡肉，我说：“玲儿，我不能吃啊！”小玲儿笑笑：“不吃，俺娘可生气了……”说罢，就又坐在小蒲团上，去写她的大仿“解放区的天”。

今晚，又来到这个熟悉的门口，石阶，门楼，都还是往日的样子，不同的是，两扇白楂儿大门，那会儿是成天开着，现在却关的严严实实。

“大娘！”我轻声地叫着，但一直没有应声。从门缝儿望进去，屋子里却象是有人的样子。

因为路熟，我们从门后绕了进去，这时，才听到屋子里一阵“丁丁咣咣”的声响，象是在搬什么东西，然后，传来大娘的语声：

“老总！俺家翻过几次了，连根鸡毛也没有，剩瓣子蒜，昨儿才拿走的……”

听到这个声音，说不出心头的滋味，我知道，大娘误会了，她以为敌人又来抢东西。我站在窗外，轻声说着：“大娘，是我呀！……小张……”这时，大娘才打开屋门，让我们快进屋，我划根火柴，点着小灯，但一切都不是往时的模样了。

大娘象是大病初起，头上蒙了块蓝布手巾，看不清她的脸色，玲儿那齐耳的头发，梳成了一根小辫，脸上，仿佛特意抹了些什么，象是多日没洗脸了，离别的时间不长，娘儿俩都象是添了几岁，糊在窗上的仿纸“解放区的天”已经撕下来了，代替它的，是一块块遮掩灯光的草苫子，一切都象刚刚遭了劫一样。

但有一种东西，使我没有感到变化，这种摸不着的东西，叫什么呢？叫他们的精神！叫他们的心！不管叫什么吧！只见大娘一认出是自己的部队来了，她把那块蓝头巾一摘，立刻就去抱柴禾烧水，嘱咐玲儿：

“快把碗洗洗……”

“我们自己来，大娘，你坐下，拉个话儿！”我拉大娘坐下来，听她诉说起敌人对这儿的遭害：

“鞋大的小猪都没啦！放羊的，都歇了工，见啥拿啥呀……”

“人都齐全吧……”我问。

“那天，他们又来了，玲儿三叔，躲进山药窑，他们听到里边有人，扔了颗手榴弹，还算命大，拉出来，胳膊粗的棍子，打成了三节，逼问，俺家柱子哪去了？……三叔有骨头，至死可也没说呀……”

“柱子去哪儿啦？”我问。

“参加了‘护地队’……”

接着又告诉我，谁家老汉被打死，谁家儿子被抓走，她们对门进喜，刚成家，媳妇也给糟蹋了，进喜心一横，也走了。

“上哪儿？”

“还用说，也是‘护地队’呗！”

水烧开了，玲儿为大家端过一碗碗开水，屋子里，立即暖和起来，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对敌人的怒火，大娘的话，成了最有力的战斗动员令，只听她狠狠地说：

“打去吧！不让咱过年，就谁也别过，他们不让咱好活，咱也不让他们好死……”

这时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小伙子，推门便进来了，瞧见他那个破皮球似的毡帽头，我一眼就认出是柱子，但他没顾上跟我搭话，他手里攥着枪，连脚跟也没站稳，忙说：

“集合了，今晚上，我们配合……”

一九四六年

高老梁

区委书记马贵洲在吴村搞完土改试点，打点行李，准备回区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又出了一件事儿。

小学校门前的黑板报上，有人画了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人头，旁边搁着个破鸡蛋，画儿画得并不强，粗一道，细一道，看来，这人连粉笔也不会拿，人脑瓜儿，画得跟猪头一样，不懂眼的人，看不出是啥，可本村人明白，因耳根上画了个“拴马桩儿”，一看就知道画的是高老梁，意思是，他是个坏蛋。

有了这个事儿，马贵洲只好把走期推迟，准备摸摸是怎么回事，他召集了贫农团委员们研究，多数人都认为，高老梁虽是个挨斗户，可因为这个人嘴好，这次连一个指头也没挨过，开他斗争会的时候，就连他家长工陈瑞林，都没有吭过声，好人缘沾了光。

马贵洲自己更记得清楚，他来时，背包还没放稳，高老梁就找上门来了，主动地说：

“我土地不多，可人口少，再加上自己身子骨儿赖，就得请别人帮着刨种……这不，瑞林这多年，就……”

“你们两家伙种啊？”老马问。

“不……就算长工吧！可……咱随着世道走，叫咱咋办

就咋办……”

马贵洲没说啥，把他打发回去了，到分土地、浮财的时候，老头子也确实百依百顺，自个儿从墙角下刨出五十块大洋，交给贫农团，到他家牵大草驴的当儿，他追出老远，还嘱咐说：

“可轻点儿使啊，肚里有驹！”

可也有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人，骂着：“有啥好！好个屁！他会说，别瞧那个歪瓜脑袋葫芦脸，嘴巴子好使，小舌头一转，八个大小伙子也能把你转晕了！”话是这么说，谁也拿不出啥事实来。

那画儿是谁画的呢？正在人们纳闷的工夫，有天黑夜，民兵们巡逻，忽然发现有个黑影，抱着件什么东西，从后角门悄悄地进了高老梁家。当村的人，谁啥个走样，都心里有数，几个人一瞧，就认出是陈瑞林。

小伙子们悄悄儿趴在窗根，只听屋里在说：“大爷，老马要走了，这点东西还你……”

“不行啊！还得在你哪儿搁搁，他能走，还能来呀！”

“咱入了贫农团，我不能干这个了……”陈瑞林为难地说。

“傻小子，什么团也长不了，你没听说，保府的国军常出来，水流千里归大海，咱这儿迟早还是人家的，八路军不过时兴一时罢了！”

“哪能呢？‘土地证’都发到手了……人家说，那就是地契……”

“狗屁！那不过是一张纸，到那会儿，一个子儿不值，你老婆孩子一大坑，能拿它当饭吃，引火都不起苗儿……”

接着，高老梁又问起：“街上给我画了个画儿，要检举我，你知道是哪个小子干的吗？”

“不知道！”

“打听打听！”高老梁狠狠地说，“等国军回来了，我宰了他！”

屋子里沉默一会，陈瑞林又接着问起：

“咱俩的事儿咋办呢？”

“咋办？不早就说妥了吗……”

他们说妥了什么呢？下面再也没话了，心急的小伙子，只想闯进去，立时就弄个水落石出，可有人不赞成，摆摆手儿，去找马贵洲拿主意了。

马贵洲沉思着，也不发话，有人等不急，要马上把高老梁弄起来，有人骂着瑞林：“贫农团里，还有这样没觉悟的！……”

“不许骂人家瑞林！”马贵洲象是把一切都想明白似地说：“瑞林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从这个事儿，我们就懂得，几千年的阶级压迫有多深了。”

第二天，事情已完全弄清楚了，高老梁让陈瑞林掩藏的，原来是他说的早被鬼子烧了的那些‘地契’，他和陈瑞林私下议定的是：因他的十亩好地，分到了陈瑞林手里，明处别露，每年秋后，以“借粮”的形式，给他交五担租……为这个事，陈瑞林几宿都没合眼了……

高老梁被抓到乡公所，连声说着：“我发昏！我该死！”不得不承认这一切。什么都清楚了，可那幅画儿是谁画的，还找不到主儿。马贵洲问：